

- 得中華民國國籍) 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命令訂定是項檢覈辦法，該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醫師人員之檢驗除審查證件外得舉行面試或實地考覈」。其含意為具指醫師專門職業之考試(即考試法第十一條之考試)，另一種是指醫師法第二條所規定之職業檢覈，參加前者之考試必須具有謂面試包括筆試和口試實地考試者指

腺胸的姬瑪給 (A Thymus for Maggie)

•譯心文

五 後植醫學種上到未却，人爭的

論題，醫學和倫理上的女
論一向集中於墮胎的女
和未生出的嬰兒；然而
一項合法墮胎的副產品
能影響第三者的生命——
生出胎兒的器官能移植
一個罹重病的年輕人身
上，以挽救他的生命。這
手術尚很少見。加州大
舊金山醫學中心的亞曼
師已執行了兩次腺體移
手術，相信可以鼓勵今
對墮胎胎兒的利用。

白血球浸出液的注射，以提高她的免疫力，但是徒勞無效，因此亞曼了解問題的癥結在於瑪姬的胸腺——在胸骨正後方的一塊蝶狀組織。胸腺在人體免疫發展過程中擔任著關鍵性的角色，亞曼知道以前有這樣的病例，從流產胎兒中把胸腺移植至生來即缺少胸腺的嬰兒，結果大為增加了嬰兒的抵抗力。

亞曼抱着的希望相信相似的手術可以幫助瑪姬，開始着手尋求一個適當的嬰兒胸腺。因為加州的法律允許自由墮胎，所以他着眼於墮胎後的胎兒，然而他費了好大的功夫都無法找到適當的胎兒。爲了手術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亞曼需要一個健康的胎兒，十四至二十星期大），但是這

瑪姬身上。這項手術的成敗，取決於移植的器官連在呼吸系統或其他系統上，以便發生適當的作用，移植胸腺僅需把它放在腹腔中即可。瑪姬的肝和脾會因疾病腫大起來，在手術後已逐漸縮小。現在她在家休養，她的免疫系統已恢復正常。

上個月，亞曼又為一個四月大的嬰兒施行同樣的手術。這位病人的免疫系統也有缺陷，他的六個堂兄弟都死於這種缺陷。亞曼的手術雖獲得了成功，然而這種手術極可能遭到反對墮胎者的攻擊，這些反對者對於利用墮胎兒的身體組織是否違背道德表示極大的懷疑，但是亞曼自己對他的手術在倫理上並不感到有絲毫的疑惑。

十五日遇到新的困難。山威醫生說：「病人不會對此就感到滿意的，他們會要求更進一步的新方法，我想，最終他們還是要回到換心手術上。」

至今爲止，活數幾個無病人缺乏之憂的心臟移植者復正常這方面尤長久的換心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

談及他的兩名活了二年半的換心人，他說：「他們是我所稱的自然的反應不全者，我倒想知道他們是如何成地活下去的。」

非富才的實驗，他們仍然採用別種治療法已告絕望的病人作他們的手術對象。然而，由於如何處理早期排斥現象的知識現在已漸增加，換心病人的生存率將可慢慢地上升。爲卡明斯基施行換心的威斯康辛大學的卡漢醫生說：「換心病人約生率也許不會

①爲中國人妻者，但依其本國法保留國籍者，不在此限。②父爲中國人經其父認知者。③父無可考或未認知母爲中國人經其母

醫學屬於高深的科學，康與社會保健工作，所以充任，現在世界各國對醫國也早已公佈醫師法，詳述必須為中華民國人試及格者，得充醫師，第一充任醫師者資格，必須為中華民國人，第二必須經過上學校，醫師考試及格者。所謂中華民國人立案之申請，立案之申請，承認之申請，上學校，中華民國國籍。中華民國國籍祇指下上學校，相當類型，相當類型，科及格，關職務，明文件，應具有條第一款，得為檢考或無國籍，其母國人者，其父死時為中國人者，其父無可考或無國籍，其母為中國人者，其父父母均無於中國其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國人亦可取得中華民國畢業證書，即①公部立案，修習醫業，習成後，畢業證書，外國政國籍。

談醫師資格

謝乃樞

換心手術今昔觀

上述第一款之人
爲對於國家內部存
在條件實施非法破
壞或變更行爲之犯
罪，均足以影響國
權之尊嚴。第二款

之義務，第三第四款指，未享有公權的人，精神喪失或活力妨害善良風氣，故不得充任醫師。精神耗弱之人因精能力有缺陷，不能獨立爲法律行爲，格。

來他的病人和親屬中沒有一個提出心臟移植的要求。據他透露，他的新心臟未來枯竭，未來人和諮詢醫

從牙齒銀行談起

？嗎的活是齒牙過想你

The main headline reads: "你想過是齒牙的活嗎？"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life of teeth and gums?). Below it is a sub-headline: "從牙齒銀行談起" (From the Dental Bank). The article discusses dental health, mentio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ntal bank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importance of dental hygiene, and the role of dentistry in preventing tooth decay and saving lives.

白，已意，為國齒學立熱，個個牙齒戀而只。套牙個科於學，提更牙，牙齒的奧妙，自然就會注意起人，而今覺悟到牙齒的奧妙，自然就會注意起牙齒的衛生，把它當作和身體各器官一樣有病自然求醫，這就達到口腔教育的目的，進而保障國民健康。（亦是）

，展開口腔衛生教育，指導新式刷牙法，介紹牙病，檢查牙齒，這些的確都可提高小學生對牙齒的重視，不過據我所知，他們都沒介紹並且深入地利用這一個觀念——牙齒是活的。爲甚麼榮總要成立牙齒銀行，做付假牙不就得了一半，牙齒移植多無聊！許多人或許都知道牙齒根部有血管，有神經所以認爲會流血、會痛、却沒注意到堅硬的牙齒本身就有生命，這種生命力使它磨了一生而不見消耗，更不碎裂，假牙雖然普遍被接受，至今還沒有一種材料比得上活的牙齒，再硬的金屬嚼不過五年就得重換，其間更常有大小毛病，花錢還得受苦。而牙齒移植就是延續這種生命力使它在移植後生長，從此免去做假牙的後患，據榮總報告，自體移植成活率百分之九十八，通常將本身沒有咀嚼作用的智齒移植於臼齒位置。同體移植也有百分之七十多的成活率。我對這種移植並不知其詳，可行性如何也不可知，不過「牙齒是活的」這個觀念却可做爲口腔衛生教育的基礎，試想一個從來就以爲牙齒像石頭一樣沒有生命的牙齒的衛生，把它當作和身體各器官一樣有病自然求醫，這就達到口腔教育的目的，進而保

到舊金山，在三小時的手術過程中移植到瑪姬身上。這項手術可說相當容易。其他的移植手術必需把移植的器官連在呼吸系統或其他系統上，以便發生適當的作用，移植胸腺僅需把它放在腹腔中即可。瑪姬的肝和脾曾因疾病腫大起來，在手術後已逐漸縮小。現在她在家休養，她的免疫系統已恢復正常。

上個月，亞曼又爲一個四月大的嬰兒施行同樣的手術。這位病人的免疫系統也有缺陷，他的六個堂兄弟都死於這種缺陷。

亞曼的手術雖獲得了成功，然而這種手術極可能遭到反對墮胎者的攻擊，這些反對者對於利用墮胎胎兒的身體組織是否違反道德表示極大的懷疑，但是亞曼自己對他的手術在倫理上並不感到有絲毫的疑惑，他說：「我們並不爲了移植器官而到處物色墮胎的婦女，這些墮胎都是爲了其他的理由而施行的。」加州大學醫學中心的一位腎臟專家計劃嘗試一項更大膽的手術——胎兒腎臟的移植。

受旁通管手術的病人中大約有百分之十五已遭遇到了新的困難。山威醫生說：「病人不會對此就感到滿意的，他們會要求更進一步的新方法，我想，最終他們還是要回到換心手術上。」山威他自己是少數幾個無病人缺乏之一。在過去四個月中，他的手術小組在史丹佛已執行了五次換心手術。無疑地，他們期望年內每月至少作一次換心手術。無疑地，他們

們在換了新心臟後如何度過關鍵性的頭幾個月。休斯敦的外科醫生德貝特談及他的兩名活了二年半的換心人，他說：「他們是所稱的自然的反應不全者，我倒想道他們是如何成功地活下去的。」

至今爲止，活長久的換心人在他們的日常生活顯著地獲得成功。四十五歲的羅素一活得最久的換人，即將慶祝他手術三週年紀念。一正在競選印第

基後生們來說，這種手術的過程依然具有非常大的實驗性，他們仍然採用別種治療法已告絕望的病人作他們的手術對象。然而，由於如何處理早期排斥現象的知識現在已漸增加，換心病人的生存率將可慢慢地上升。爲卡明斯基施行換心的威斯康辛大學的卡漢醫生說：「換心病人的生存率也許不會像換腎病人那樣高，但是我敢說將來半數的換心人至少都可活一兩年。」

周
熱風潮由於器成其他臟病者的新技術包括在過上，的醫學技術，這些三年內外科技巧的改進，不需替換個心臟就可以矯嚴重的心臟病。如冠狀終動脈切術，這是把通向臟的血管的阻塞去，又如冠狀動旁通管手術。這

把腿部的一條靜脈拿來用做阻塞的工具，用丹佛大學的山威生說：「也許這是一種恥辱，冠狀動脈旁通的手術竟然在心手術之後才整除心臟血管的旁道。」

想旁通管的移植 仍在做這種手術的
人。——在換遠景，山威醫生預測由於旁通管手術的直接影響，人們會對換心手術重新產生興趣。因為娶妻身上，試圖發現史威醫

那波里斯市的市議員；密歇的現年四十歲的卡明斯基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接受了換心手術，他現在可駕駛輕型飛機、滑雪、騎一輛小摩托車，甚至逃過了最近的一場車禍。

對於大多數仍在從事換心手術的醫

東京八日

甲凱

在臺北搭噴射機，大約三個小時的航程，即可到達日本東京。好像由臺北乘莒光號火車去臺中，說說笑笑，看看報紙，一眨眼，降落便是羽田機場了。古人說：「天涯若比鄰。」唯有此時，纔可體會這句話的真義。

元月廿五日下午五時，臺北醫學院橄欖球隊的隊員授擔任正副領隊，由我和林春生教

授一年卅二人，搭泰國航空公司TG六〇一號班機，飛往東京作兩週的訪問。

和比賽。到達東京機場，寒風料峭，如同白晝。七四七巨型噴射機停滿了機場，龐然大物，像一座大樓似的矗立眼前，一切的景象與松山機場不同，所謂「國際空港」，真是名符其實。

候客室裏，先期到達日本的黃德修教授，偕同東京藥科大學的同學們，擊着「歡迎臺北醫學院橄欖球隊」的大幅語，正以熱情的招呼，向我們這些陌生的朋友，好像是素天寒夜深勞動他們，真是不好意思。

以外，都是陌生的，但大家微笑的打趣，那些微笑着招手的老朋友，久不能入眠的。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靈，所能够聞到的味道，永遠只是一個「福馬林」。那種半溫不冷、半甜不辣的，沒有人喜歡，但是日久之後却人人習以爲常的味道。

只要你肯面對着「不美麗」的現實。你就必須承認：「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我們遊覽了NHK圖書館中，哨書之客多如過江之鯽。而又有幾隻魚真能知道江的彼岸是什麼？上焉者，融會貫通

的大海，不會引起任何的波動。倒是我們在東門外的十幾輛

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那些熱心的日本年齡朋友，相擁着引進他們早已準備好的跑車，風馳電掣的駛往我們在東門外。

般的小車，我們遊覽了NHK電視臺，世運競技場，羽田空港購物中心，求多背兩塊骨頭，多記幾個病名，庶幾乎揚威於考

卷，作福於親朋。至於視圖書館若交誼廳，替準女

朋友賣命佔位，爲白馬王子搔首弄姿者，則更是等而下之，不值一提了。

更多的是像髮腦廣告或是領帶模特兒一樣的「紳士」。這一類人，缺乏深刻的思索，更無莊嚴的內

心。認爲「北醫人」與其他大學生比較起來，影子確實要淡薄得多。在你周遭的人羣當中，很少有胸襟豪爽，慷慨悲歌之士。也很少有敢愛敢恨，氣壯山河的人。

舉目所及，盡是搖搖擺擺，踉蹌踰越的小影子。所謂的狂熱，所謂的執着，所謂的脊椎骨，試問：在那幾個「標本」的身上發現過？

在北醫，那怕你的鼻子再

